

&lt;(上接1版)

2017年,村子整体脱贫,136户533人全部摘了穷帽;2024年人均收入涨到28223元,是2013年的16倍多。如今的十八洞村,发展有思路,出寨有大路,致富有门路,上网有网路,成为全国闻名的红色旅游景点。

沉寂的苗寨热闹起来,在外打工的人回来了,毕业的大学生返乡了,外面的客人进来了……山门打开,乡亲们心情从未如此敞亮,日子从未如此有奔头。

此前连汽车都没坐过的石拔三,在家门口的边城机场坐上飞机,去了北京。每每有游客问起,她都会连比划地说:“7次了,去北京,坐飞机。看到了蓝天白云,看到了天安门。家里还买了大彩电,看新闻,总书记的画面一出现,我就放下手里的活儿,好好看看他,听听他在讲什么。”

石拔三家门口贴着一副对联,上联是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下联是“世代不忘总书记”,横批是“饮水思源”。老人紧紧拉住记者的手说:“你们是北京来的,能不能转告总书记,感谢他,乡亲们很想他。”

像石拔三一样把浓浓的思念刻在对联上的,还有退休教师杨东仕。那天,他刚打开家门准备外出,抬头就看到总书记从对面走来。杨东仕立在原地,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总书记主动走上前,与他亲切握手交谈。

“更巧的是,那天我爱人也参加了院坝上的座谈会,她也跟总书记握了手,我们家实在是太幸福了!当晚我激动难眠,第二天一早便写下了这副对联——‘习主席握手温暖人心,共产党领导福泽万代’,横批是‘幸福人家’。”杨东仕的脸上幸福洋溢。

“苗寨脱贫感恩,家和人勤传孝亲”“精准扶贫春已到,芳菲盛举正当时”……村里人家门口的一副副对联,记录着十八洞村翻天覆地的变化,寄托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,对人民领袖的质朴眷念。

## 兴产

治穷,要拔根;拔穷根,就要有产业。

十八洞村跌跌撞撞、磕磕碰碰,最终找到了一条兴产富民的路子。

“2024年,我们分红77万元,2025年我们分红100万元!”说到分红,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,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施金通声洪亮。在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前,997名村民人均领到了1000元的大红包。

有红包,是因为有产业。红色,是新时代十八洞村最鲜亮的底色,也是发展旅游的金字招牌。如今,这个小山村荣誉等身,全国和美乡村百佳范例、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认定的最佳旅游乡村……

但发展旅游,也踩过坑。十八洞村出了名,一时间涌入许多游客,不少问题也随之暴露。你卖啥我卖啥,商品严重同质化;摊位乱占乱摆,停车难堵车多秩序乱;环境不尽如人意,经营理念也落后,有的人是能宰一笔是一笔。

怎么办?必须规范升级、打造口碑,否则没人愿意来。花垣县驻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与村委会商量,决定引进社会资本,以“鲇鱼效应”倒逼大家好好干。

质疑声随之而来——“这不是肥水流入外人田?”“村集体办餐厅不是与民争利吗?”……

顶住压力说服村民,村委会坚定推进旅游升级。提升村容村貌,民居修缮,修旧如旧;牲畜禁养,消除异味;摊位集中管理,谁经营谁负责;改善旅游体验,村级游客服务中心、千米游步道等先后建成。全新亮相的十八洞村,颜值与名气更匹配,2024年接待游客88.7万人次,旅游收入2198.8万元,成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增收的主力。

与红色文旅一同火起来的,还有苗绣。

在十八洞村苗绣乡村振兴示范基地,绣娘石春英挑了挑衣角,笑着朝来客招手:“欢迎看看苗绣,都是我们亲手绣的。”货架上50多款上千件绣品,她如数家珍。

早些年,为了过得好点,她背着行李走南闯北,没文化没手艺,脏活累活都得接。外出打工那些年,她把孩子丢给老人,一年到头难得回家。过完春节,只能悄悄出发,听到身后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,心如刀绞却不敢回头。

2018年,十八洞村启动苗绣“让妈妈回家”计划。在老文书石顺莲的带领下,通过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,妇女们掌握了苗绣技艺,每月在家门口就能增收1200元至3000元。

现在,村里像石春英一样不用外出打工的绣娘已有54位。绣娘们经常凑在一起,笑着唱:“带着娃,绣着花,养活自己又养家。”苗绣产业一年比一年好,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以上。

这些年,十八洞村尝试过不少产业,并非所有都顺利,猕猴桃就是其中一个。

2014年,村里提出“跳出十八洞,发展十八洞”的思路,考虑到花垣县是种植猕猴桃的理想之地,村里决定发展“飞地经济”,在耕地面积较为丰富的道二乡流转土地种植猕猴桃。2017年,猕猴桃挂果,当年贫困户每人分得1000元。截至目前,产业已给十八洞村分红600余万元。

2022年,湘西遭遇严重干旱,不少猕猴桃树都旱死了。”施金通说,这些猕猴桃品种也比较老,市场销路后劲不足,村里正筹划着更换新品种。“眼下,猕猴桃产业确实遇到了困难,但还是要干,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待。”

红色旅游、苗绣、山茶油……特色产业越来越多,群众生活也越来越富,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3年的几乎为零,达到了2024年的622.7万元。

石顺莲说:“以前,我们穷,人家看到我们心痛;现在,我们富起来了,人家看到我们心动。”

“万一政策帮扶没有了,咱们还担心返贫吗?”记者试探着问道。

“回不去了,绝对回不去了。”施金通提高音量回答。给他底气的,正是一个个欣欣向荣的产业。

不止十八洞村,湘西的特色产业立足禀赋、各有千秋,发展底气越来越足。“旅游、中药材、果业、茶叶和茶油……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致富产业。通过土地入股、农房入股、订单收购等方式,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。靠共同奋斗过上的好日子,肯定会更加红火。”湘西州委书记刘涛说。

施湘还有一个龙凤胎弟弟施康,也是大学生。一户出两个大学生,是小山村里稀罕事。“父亲靠

# 十八洞村新故事



十八洞村游人络绎不绝。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,探寻小村巨变的密码。

杨贤清 摄

## 扶志

跟着蜜蜂走,便能寻到龙先兰的家。

站在院坝中央的龙先兰,短发利落,眼神明亮。偶有蜜蜂飞近,他抬手轻轻挥手。“我可能天生适合养蜂,被蜇后也不会肿。”他得意地说。这些忙碌的蜜蜂,给龙先兰带来了甜蜜生活。

龙先兰,算得上十八洞村的“明星人物”。他的名气,来自于“懒汉变硬汉”的曲折往事。

“‘酒鬼’,那是2013年以前的龙先兰。”他从不回避这段历史,母亲不知所踪,父亲早逝,妹妹意外身亡。十六七岁的少年,一夜间无依无靠。

村里人记得,过去的龙先兰是“逢酒必喝,逢喝必多,倒在那里,睡在哪里”:“不想清醒,一醒都是烦心事。”他回忆道,最穷的时候,只能向亲戚借米度日。

“精准扶贫”理念的提出,让十八洞村站上了新起点。

2014年1月,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。听说可能有3000元扶贫款可以领取,在外打工的龙先兰匆忙回村,待了几天,却一无所获。酒精上头的他,径直闯进调研会场嚷道:“工作队来了,我还没饭吃,没老婆!”

脱贫又脱单,是龙先兰质朴的愿望,也是工作队要啃的一块“硬骨头”。

在工作队安排下,龙先兰和几个村民到当地一家农校学习养殖、种植技术。养过竹鼠,试过卖鱼,龙先兰发现都不适合。他浑浑噩噩,一声不吭跑去找长沙打工。队长一个长的电话把他叫了回来。

这次,工作队为他“量身定制”了养蜂计划。十八洞村群山环绕,蜜源丰富,养蜂不需要太多本金,正好适合他。

经过培训后,龙先兰在家里试着养了4箱土蜜蜂。2015年,蜜蜂产蜜在即。蜂蜜销路咋样,龙先兰心里没底。于是,他抱着从师傅那借来的10斤蜂蜜,在游客必经的路边摆了两天摊,120元一斤的蜂蜜销售一空,这让龙先兰一下有了信心和干劲。

“蜜蜂很敏感,温度、湿度、食物,哪一样不到位,它们就会飞走。”龙先兰一脸专注。这个曾经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,如今成了蜜蜂专家。

信心一旦生根,就会飞速生长。龙先兰想贷款扩大规模,曾经的坏名声却让放贷员犯了嘀咕。在工作队担保下,银行才勉强贷给龙先兰2万元,直到看见他日夜守着蜂箱的踏实样,才追加到5万元。

龙先兰的脱贫路有了亮光,可脱单这事,却像湘西大山里的雾,看得见抓不着。

2015年下半年,在工作队组织的一场相亲大会上,龙先兰与邻村姑娘吴满金当场牵了手。可吴满金的妈妈知道后,坚决不答应:“大伙儿都知道他是个酒鬼,我女儿不能往火坑里跳。”

这次,龙先兰没有借酒消愁,而是拿出了更大干劲:为了老人放心,把姑娘交给我,我得干出个人样!龙先兰夜以继日地照料蜂群,蜂箱从4箱增加到40多箱。2016年底,龙先兰卖蜜收入达5万元。

2017年1月22日,龙先兰家贴出了喜联,如愿娶吴满金,这场迟来的婚礼,成为十八洞村人津津乐道的喜事。

结婚时的喜联,一直挂到了现在。“我能今天这个家,是精准扶贫带来的。”龙先兰掰着指头数道:2016年,顺利脱贫;2017年,成功脱单,牵头成立养蜂合作社,带领118户村民养蜂;2019年,在县城买了新房;2020年,女儿出生……数着数着,一个女娃娃从屋里跑了出来,一头扑进父亲怀里。

“这就是我的女儿龙恩恩,取名恩恩就是让她饮水思源,不忘今天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说话时,龙先兰的眼里闪着光。

这几年,乘着电商东风,龙先兰干起了直播带货,蜂蜜销量提高近20%。看着飞进飞出的蜜蜂,龙先兰发自肺腑地说:“我要与更多人一起,把这份甜蜜事业做大。”

## 返乡

走出大山,曾经是十八洞村人的向往。

返回大山,如今却是更多年轻人的抉择。

大学生施湘选择了回乡讲故事。晨雾未散,青石板路上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身穿靛蓝色苗服的施湘,紧了紧头上的耳麦,满脸微笑地站在十八洞村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前,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从祖辈的艰辛讲到总书记到访时的温暖,再到村民们撸起袖子干的韧劲……讲到动情处,施湘的眼眶里满含泪水。这份看似普通的职业,在施湘心里却分量十足。

施湘还有一个龙凤胎弟弟施康,也是大学生。一户出两个大学生,是小山村里稀罕事。“父亲靠

贷款、借钱,‘砸锅卖铁’把我们一起送进大学。可我毕业后,父亲却建议我回村讲讲家乡事。”施湘说,“当时的我并不明白父亲的苦心,但现在看,这个选择的含金量越来越足了。人们来到十八洞村,就是想弄清小村为何巨变,而我,恰是那个幸运的讲述者。”

施康选择了回国创业。与姐姐施湘不同,施康2018年大学一毕业,父亲让他回村,他却回答“再等等”,便去长沙干起新媒体。短短一年多时间,他有了一个近50人的短视频团队。可他,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村。

回村的决定,并非一时兴起。2013年11月,正读高二的施康听说总书记到了十八洞村,第一反应是“不敢相信”。消息确认的瞬间,施康激动地想——一束光照进了大山,村里有了希望了。

那束光,成了施康心中的“锚”。拔掉家乡穷根的念头,在施康心里愈加强烈。困于大山,走出大山,又回归大山。2019年底,施康带着一腔热血回乡创业。

创业的路,比想象中难。最初拍短视频没收入,团队伙伴全靠热情撑着。奶奶抹着眼泪说:“读了大学又回村,拍这个能当饭吃?”岳父也因他没稳定工作,一度反对婚事。2022年,从短视频转型直播,他们的流量惨淡。

施康清晰记得,他们的第一场直播在厨房开播,三台旧手机、一盏节能灯,喊破嗓子卖出两单腊肉,还是亲戚买的。

“多亏村‘两委’、工作队提供设备、场地,后来,县里组织新农人电商培训,我们学会选品、排品、引流,慢慢把账号做到3个,粉丝近10万。”回村创业总算是看准了一丝曙光。此时,距施康回村已过去5年。

“直播有了人气,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。”施康说,从浙江回村创业的龙金彪懂市场,能发现卖什么赚钱;村里唯一“985”大学毕业的施林刚懂金融,能帮助解决融资问题……

在湘西乃至湖南,一拨又一拨与施湘、施康一样的年轻人,凭着对市场的敏锐,靠着对乡土的熟悉,让产品走出大山,让新知来到乡村,一个个曾经贫困的村庄由此变了模样。

## 接力

2014年1月,第一支扶贫工作队来到十八洞村。当得知工作队队长龙秀林是宣传部干部时,许多兴奋冲冲从外地赶回的村民炸了锅。“咋派了一个要笨头的过来?”“没资金、没项目,拿什么扶贫?”

见面会在尴尬中结束,更多的难题接踵而至。

修路、占地、占耕地,那可不行!

建农网、占耕地,那可不行!

修路、占地、占耕地,那可不行!

修路、占地、占耕地,那可不行!